

南潯志卷三十九

里人周慶雲纂

碑刻四

永禁外來寄廡告示

同治九年
在西柵武聖宮左壁
凡府縣兩
石文不錄

創建潯溪書院記

同治十一年
正書在墨溪
今書院改為學校
碑嵌端本堂壁間
文十五行
行三十四字
據

拓本
載文

潯溪在烏程縣東七十二里其源委見宋談鑰吳興志相傳舊有圖明季寥寥數十家耳理宗朝始立為鎮有南潯之名則市廛漸密可知元時鎮有學設教諭一員以主學事於此見文物聲名蒸蒸日上盛焉明制非郡縣不立學其外講學之處則曰書院然正學廢而書院未興也我朝沿明制書院與學校並重潯

南潯志

卷三十九

碑刻四

一

溪毓秀鍾英尤不可無講舍以聚之咸豐末鎮遭兵火操觚者散之四方同治乙丑始以試事並歸故土講學如恒然廛舍未立何有於書院越五年邑侯蕭公書觀風莅止慨然者久之始出廉俸二百緡倡建潯溪書院郡侯楊公榮緒宗公源瀚復鼓舞而振興之潯人皆踴躍從事樂觀厥成於是朱文肅公裔孫養恬等助地廣袤三百三十餘步在東柵運河南馬家港東岸一名墨溪又續置潘氏地廣袤九十六步鎮之絲商撥義舉項下錢三千餘緡於庚午年冬十二月鳩工庀材建講堂三楹顏之曰端本示崇樸學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豈是皆以修身為本其端本之意乎前闢儀門門有塾西闢大門臨溪水後峙層樓為退息登眺之所堂之旁又建精舍三

楹可以延賓階祀秩然有序庖湏完整至辛未年冬告成於是
考校有期講肄有地分給膏火有定程士氣文風於茲復振此
當道作養人才之力亦鎮人扶翼名教之功也是爲記

同治十一年壬申仲春月邑人徐有珂撰里人張楨書蔣維基
篆額

按記共四百五十三字小不其山房集明季作溪上居民塵
作闔鎮有學作建鎮學正學作鎮學示崇樸學下有也字西
關大門上有又字分給作分結較石刻共多四字南潯備志
源作原明季作民居於此下有以字聲名作聲明正學作鎮
學示崇樸學下有也字西關大門上有又字較石刻多三字

友石亭記 同治十一年行書石在南柵華家橋西岸桂氏縱一
尺橫二尺三寸三分行書字徑四五分二三分不等
共二十三行三百十七字

古來翰墨之緣惟壽諸石者爲可永 已上第一行 久珍藏之家代不

南潯志 卷三十九 碑刻四

乏人然往往視爲秘本 已上第二行 不肯出而問世蓋古人精意所

存天地亦 已上第三行 甚愛惜之非其人非其地非其時則不屑 已上

第四行 輕於自炫耳余素性耆癡頻年購 已上第五行 求而卒鮮善本

今春自吳門返棹道 已上第六行 經黎里偶於骨董家得觀山民徐

先生所 已上第七行 藏紫藤花館石刻把玩之餘覺當時 已上第八行 名

公鉅卿與夫文人學士之手澤無不蒼 已上第九行 萃於斯余摩挲

再四愛不忍釋因出重直 已上第十行 購之歸而什襲藏之時余新

葺梅華 已上第十一行 仙館卽於東南隅構一亭亭旁先有古藤 已上第十

二數本與竹石相輝映嗟乎兵燹而後瓦 已上第十三行 礫載塗矣殘

碑斷碣其埋沒於荒煙 已上第十四行 蔓草中者不可勝紀徐氏家藏

幸而獨 已上第十五行 完并得位置於斯亭之側則不特余之 已上第十六行

夙願能償卽其地與時亦歎遭逢之不偶已上第七行此固余之幸

亦石之幸也夫造物無盡藏已上第十入行人生鍾愛之瑞天亦若留

餘有待故相遇在已上第十九行無意之中相賞在無言之際則其中

真趣已上第二十行曷有窮極乎因顏其亭曰友石已上第二十一行

同治十一年六月吳興周昌富記并書

友石亭記 同治壬申夏六月少卿時客潯溪

此題簽係隸書附刻記後四周作長方之界綫慶雲按此簽字係湘鄉傅澤鴻所書澤鴻字少卿浙江候補知府曾署湖州府事

摹秦琅邪臺刻石 嚴可均篆書同治十二年周昌富刻石凡入方四百五十四字今在南柵劉氏家廟壁間

文不錄

周昌富跋秦琅邪臺刻石在諸城縣治東南一百六十里琅

南潯志 卷三十九 碑刻四

邪臺海神祠始皇頌詩及從臣姓名剝蝕幾盡存者十三行

首行五夫二次行五夫二楊穆三行至末爲二世詔書尙可

指而識也吾邑嚴鐵橋先生淹貫宏通尤精篆隸之學於嘉

慶戊辰八月據史記所載仿家藏舊拓本式重寫全文字形

大小悉依真蹟道光乙未解校官組歸延同族秋樵章福課

其子秋翁亦精小學與鐵翁頗相契合因出舊寫琅邪臺本

授之秋翁由是篆法益精著有說文校議議卅篇迨辛酉寇

至秋翁倉皇避難載與俱出迄今無恙今秋嚴君蟾香惠顧

友石亭罄談數日道及此碑因得索觀余展閱良久愛不忍

釋因鈎勒上石以公同好庶舊拓雖蝕不啻重觀全碑焉同
治壬申冬十二月 下有沈善登吳雲二跋不錄

〔張謩跋〕右烏程周氏刻嚴鐵橋依史記補書琅邪臺秦始皇頌詩及二世詔書大臣從者名四百五十四字攷琅邪刻石舊稱十行乾隆間益都段松苓精拓前後皆有多出之字凡十三行王蘭泉金石萃編所据必亦段拓故錄稱十三行而二行五大夫楊樛不至如錢辛楣誤樛爲潔也今段拓至不易得矣求先秦書法泰山二十九殘字裁存其十嶧山久毀陳思孝所謂長安紹興浦江應天府學青社蜀中鄒縣諸翻本亦大半不傳然則仿徐鼎臣摹嶧山碑例以贗後生嗜古之願豈非甚盛事乎惟翁覃谿謂以今衣工尺度琅邪畫寬一分二三釐今以尺度嚴書裁得一分是周氏及桐鄉沈氏原跋稱字畫形體大小肥瘦一依舊拓殊不然也顧旣出補

南潯志

卷三十九

碑刻四

四

書不妨稍異或者鐵橋當日亦主玉簫林篆貴瘦之說耳石今歸南潯劉氏澂如戶部以拓本見貽爲書而質之光緒二十年正月

〔劉錦藻跋〕邑先正嚴鐵橋先生以通經學古精小學名嘉慶朝尤工篆法下筆一本秦石不失尺寸曾爲陽湖孫淵如觀察摹勒泰山殘石二十九字於德州學宮高貞碑之陰識者歎其奪眞此補書琅邪臺全文四百五十四字爲同里周丈芸齋鈎摹上石用筆腴潤而乏雄直之氣與余向所見先生墨跡瘦硬通神者殊不類疑非先生得意書或工匠鈎填不慎致失真面未可知也國朝以篆名者首推完白山人融會古人之長自出機杼遂覺生面獨開不善學之易涉佻巧自

餘諸家類皆導源少温以窺上蔡門戶雖所得各有淺深要之圓美有餘雄駿不足錢州判工力最深究其所詣終不出少温範圍他可知也先生著作等身固不必以書名然其墨守秦石終身不懈一點一畫步趨恐後故雖乏流利生動之致而漢唐諸石刻未嘗一筆闕入斯亦見專門名家之可貴矣周丈既輦石歸余因書其後光緒二十一年乙未

九友堂記

同治十一年行書在南柵育嬰堂傍九友堂左壁凡二十三行每行十五六字不等據拓本載文

昔在明中葉烏青有九老會或貽以詩云尋常樽酒頻酬勸適意林泉任往還可想見其高致余常與朋輩語及之謂古今人豈不相及也久之未有所合則姑置之壬申冬自會稽假歸潯上舊雨沓來復理前說適仁懷堂東偏有隙地數十弓同人遂

南潯志

卷三十九

碑刻四

五

釀金購得之將築室以爲社會地前臨方池饒菱藕幽芳雅潔可愛兩岸植柳則多綠蔭花晨月夕呼朋觴詠其間不足寄清興乎時亦得九人因顏之曰九友堂夫同門爲朋同志則曰友九者陽數也易以陽爲君子故有取乎九且於祝嘏宜不必遠援香山也援烏青焉可已抑昔潯之人嘗祀鄉先輩於妙境庵遭亂以來此典闕而未舉斯堂也成曷卽於斯薦蘋藻乎僉曰可則請將來以所築歸之公明我九人無私可乎僉曰可約旣成眾鑒之乃援筆而爲之記九友者爲劉貫經鏞張竹齋頌賢金竹庭桐龐芸皋雲鎧邱樑亭炳咸周芸齋昌富顧容齋壽松蔣密樓維城與余而九是歲仲冬謝城汪曰楨記

同治十一年癸酉三月旣望退樓吳雲書

吳門王鳳章摹

放生會記

同治十二年十二月正書在東柵馬家港周氏祠壁凡六石每石二十行行八字據拓本載文

古者有大事牲必特殺後世佛氏之教入中國於是有戒殺之條而濟之以放生之說守禮之儒生莫能難也原其用意蓋亦先聖王之所深嘉而樂與而仁人君子維世導俗之最切者歟生之日稱觴設宴非古也積習相踵視之幾與大賓大祭等其甚者窮水陸之饌列筵數十百殫財殄物罔有既極較諸古人刳羊擊豕脯魚鮑鼈云云者蓋倍蓰而無算焉夫以一生戕眾生心則不安以殺氣干生氣理則不順而世俗之貴賤男女相率競效之嗚呼弗思耳矣或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今世既有生日之禮則人子之求有以慶其親而資力稍裕者宜必有異

南潯志

卷三十九

碑刻四

六

於平日而後可曰是固然矣吾聞之禮以義起生日所以樂生也亦善推其所爲而已由我而推之人誰不欲厚其生者又由人而推之物亦誰不欲遂其生者君子之於人苟分之所可爲勢之所能爲則必爲之其於物之生也亦然循是道以慶吾親夫誰曰不宜昔唐顏魯公之爲放生池碑也曰嫗煦萬類勤勞四生曰德力無競慈悲孔碩維時天下放生之池八十一所中孚亭育駸駸乎有鳥獸魚鼈咸若之美後之君子允宜師其意多其方播告同人宏敷闡澤卽以代生日之祝筵也亦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烏程周太恭人今年七十有九矣每歲生日輒誠其子毋蹈世俗華靡習且曰必毋殺於是或爲積穀倉或爲敬節堂或施棉衣或施湯藥或創焉或助焉垂十年不倦每事

各費錢數百緡太恭人聞之輒色喜今歲又以錢五百緡爲放生會由濟人而及於利物稱名小而取類大是固中國先聖王法外之意而大雄氏所以蠲赦崇善者也天地之大德太恭人之長生未央蓋皆於此可見也已太恭人姓許氏力貧撫孤教四子皆成立卒以勤儉起其家四子長曰昌壽出嗣伯兄後早卒次曰昌大次曰昌熾次曰昌富太恭人旣以身率其子雖老節約如貧時而昌大等亦各有以得親歡可型於鄉可詔於後荀子曰美意延年蓋世俗之能壽其親者未能或之先也昌熾者字味六與桐鄉沈毅成庶常爲姻舊介之授簡於余曰請記之余曰是舉也一事而四善備矣於太恭人之務全物命也可以觀仁焉於其戒子以行善爲福不事頌禱也可以觀智焉於

南潯志

卷三十九

碑刻四

七

昌大昆弟之能承親意以養志也可以觀孝焉於昆弟三人之無間言無吝色也可以觀悌焉仁智孝悌德之大者也而毅成樂道人之善義亦得並書乃援筆粗論其旨而述其事之畧

同治十有二年冬十二月嘉善鍾文烝謹記於上海敬業書院桐鄉沈善登謹書

沈秉成跋列子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於趙簡子簡子厚賞之客問其故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放生字義似權輿於此蘇文忠放魚詩曰不怕校人欺子美王注子美卽子產子產養民以惠有眾母稱仁民者必愛物放魚其仁心發見處也秦漢以降如楊寶之放雀孔瑜之放龜虞愿之放蝻蛇皆炳著史籍侈爲美談徽國紫陽文公理學大儒錄宋代名

臣言行於曹武惠葺屋不傷冬蟄事稱其仁心愛物然則放生之舉仁愛之徵古今名公卿大夫嘗留意於是矣吾鄉周太恭人善人也慶七十生日後歲輟生日醮賞之費以賑貧恤嫠施湯藥今年年七十九又率錢五百緡立放生會令子昌大昆仲能將順母意無懈念無恹容跡太恭人所爲有合於毛詩善心爲劬之義跡昌大昆仲所爲有合於戴記令名思貽之義是母是子以綴附古今名公卿大夫後良可無愧豈覬計區區福田利益者比哉楊子曰物可壽以其性人可壽以其仁請爲太恭人誦焉同治癸酉季冬之月按跋行書凡十有六

行刊附記後

淤溪戒殺會公言

同治十三年三月正書凡十石一百二十一三行行十二字在東柵馬家港周氏祠壁據拓

南潯志

卷三十九

碑刻四

八

本載文

持戒同人竭誠盡敬告諸仁者願垂聽許我聞古訓天覆地載大德曰生人與萬物並育不害凡有血氣皆有知覺皆能運動卽皆有命深自護惜故人與物雖分靈蠢樂生惡死其心則同如何世人湯不加察知顧己身不顧物命恣殺無厭於心何安我今演說戒殺道理祇將此心推及物類往年兵亂我等逃避徼天之幸竟得生全假若爾時爲賊追迫步步逼近知必不免此心如何不慌懍否又若爾時竟被擄去如牽羊豕知必見殺此心如何不惱亂否又若爾時見我伴侶已被屠割血肉狼籍此心如何不驚怖否又若爾時見我眷屬綁縛就刃號救無路此心如何不慘痛否又若爾時殺及我身肢節殘墮痛急聲嘶

命尙未絕不得速死此心如何不冤苦否又若爾時本當卽殺忽遇一賊放我令去此心如何不喜幸否又有一賊無冤無仇勸阻勿放必欲殺我此心如何不讐恨否又若爾時賊忽大赦凡我被虜皆可望生忽又一賊言我諸人生當劫數理合盡殺此心如何不瞋憤否又若爾時我伴侶中多半病廢本擬放去乃有一賊大不謂然云此廢物本無生理不如殺之了却殘命此心如何不忿怒否又若爾時我眷屬中多半嬰孩本擬放去乃有一賊更大不然云此小命不殺亦死不如蒸食尤嫩可口此心如何不怨毒否如是種種捫心自思我爲口腹烹宰禽畜乃至魚蝦蛤蚌之類彼諸物等當捕得後刀俎之側鑊湯之前自念此身及其眷屬並諸伴侶頃刻畢命受痛無量口不能言

南潯志

卷三十九

碑刻四

九

宛轉就死與我遇賊種種景象種種心念是同是異若復有人聞我所說猶執偏見橫生疑難或云諸物本以養人天生如是應在殺數或云諸物生來命賤無知無能不殺何用或云諸物至微極細不算性命殺亦無害如是邪說強詞奪理我亦不辯但請此人將心比心與我所說忽然遇賊九死一生幸蒙憐赦而被他賊無端勸阻終歸慘戮種種景象種種心念是同是異故我同人誓願戒殺非爲求福非爲免禍但爲己身知痛畏死此心難昧因代彼物設身處地反覆思量實大不忍願諸仁者聽我所說各發慈心同集斯會凡諸當戒先其易者由淺入深各隨心量有如我等肉食旣慣勢難長齋可食五淨五淨者何不見不聞不爲己殺及物自死或鳥獸殘但旣自戒當念一家

現身說法開導善機咸令信從一概勿殺生人既戒當念祖先
至誠孝養必能感格喜我持戒祭祀勿殺祀先既戒當念敬神
正直慈祥必能降鑒福我持戒祈禳勿殺合家既戒當念親朋
情義往來必能原諒知我持戒宴會勿殺平日既戒當念有事
一切喜慶置酒稱賀我求快樂令物慘死不平太甚是所當戒
嘉慶既戒當念凶喪我方哀死冀其復生物本生存乃令速死
怨道安在尤所當戒更細推之蚤蝨蠅蚊雖甚可厭但此些小
損我幾何遽動殺機殊覺不值亦所當戒更細推之毒物咬人
痛固可恨但雖殺彼痛亦仍然徒累此心變慈爲狠亦所當戒
更細推之有氣味物易引蟲蟻勿棄當路致人踐踏倘不留心
近乎誘殺亦所當戒更細推之舉足動步安置器物一切修造
易傷物命倘不留心卽是誤殺亦所當戒更細推之漁獵諸具
一切機械雖非自作或傳於人是名教殺亦所當戒更細推之
畜貓養鳥多傷活物雖非教他實我流毒是名縱殺亦所當戒
更細推之撲蝶捕蟬鬪蟋蟀等縱不傷命已促生機名戲弄殺
亦所當戒更細推之見他殺生或物相殺不生憐憫可救弗拯
名輕漫殺亦所當戒更細推之見他殺生勢不能救隨口應酬
謂尙無妨名贊歎殺亦所當戒更細推之見人或物犯罪當殺
雖其自取應生哀矜而反快意名權喜殺亦所當戒如是諸戒
悉數不盡總歸自心隨處省察初若煩難久則純熟漸推漸廣
自然而然而更發慈心買物放生但關性命不拘大小不問多少
不限時日極貧之人日省數文或一二文富貴之家數百數千

多多益善各隨己力盡己之心功德一般同獲善報或延壽算或多子孫或解疾厄或度災難窮者得通苦者得樂一切謀爲莫不遂意我如是說眞實无妄不論儒教不論佛教不論道教皆同一理要而言之吉凶感召惟在自心自心惡殺犯殺卽凶自心好生全生卽吉不待報應當下了然天地無私如鏡照影面目好醜毫釐弗差願諸仁者鑒我苦口逢人轉勸聽信斯言同治甲戌春三月中澣秀水沈景脩書於當湖署齋

沈秉成跋釋氏合殺盜淫爲三惡業而殺字義諦包蘊甚廣一舉念間偶萌殺機卽墮苦趣不必刀斫鼎俎也吾鄉周君昌富糾同志立戒殺會草公言一通持以諭余余受而讀之其言於殺字義諦及戒殺緣起罕譬而喻四通八達令人回

南潯志 卷三十九 碑刻四

十一

心嚮道不敢縱恣口腹揆諸吾儒遠庖廚禁麝卵兩義亦無所障礙是誠不可思議功德以善知識而具廣長舌者矣夫戒定慧三言釋氏入手工夫而戒爲首務戒殺又諸戒中之首務也同志者盍共勉旃同治癸酉季冬之月

按跋行書凡十行附刊公

後言

歡喜功德歌 同治十三年正書凡三十一行行十六字

今日人生日願說人生理有一勝功德普令眾歡喜歡喜從何生功德從何起祇從我願心推到家庭裏我願我自身精力多健彊百歲長不老無病無災殃我旣如此願還願我爺孃大恩難報答願同壽而康兄弟我手足妻妾我衣裳亦願同白首團樂聚一堂子女并媳婦下及孫曾行皆我所憐惜皆願壽命長

凡我如此願祇爲骨肉好痛癢常相關性命常相保所以逢生
日焚香默祝禱彼此相慶賀不問老與小老小旣同願不勸自
然行此願豈不好但恐虛難憑何不作功德歡喜發至誠功德
有多端第一是放生放生感生氣此理非難明試看眾生類一
一皆含靈豈不有性命我重彼豈輕豈不有骨肉同此憐惜情
生人亦生物天心本兩平我能體天心所願方能成願成亦非
難各量力能濟但於本命日合家相集費人人有本命此日最
吉利一年各六期零湊亦容易儘費買放生多少原不計以此
祝長生以此表愛意庶幾感天心且亦生和氣和氣滿一家到
處皆生機我爲爾祝頌爾爲我求祈子孫爲尊長於此盡孝思
尊長爲子孫于此廣恩慈兄弟相爲好其樂眞怡怡夫妻相愛

南潯志

卷三十九

碑刻四

三

敬亦莫過於斯人人借眾力積少成名貴久久行不倦天心長
鑒知我願不虛日積功德茂知我合家人歡喜善緣湊利物
還利人壽他卽自壽譬如一畝田墾到熟時候種瓜自得瓜種
豆自得豆但能善心堅定有神明祐普望聽我歌所願必成就
〔沈善登跋〕冰谷生旣刻淤溪戒殺會文以勸世因說是本命
放生會法名之曰歡喜功德而屬余弟榆村演爲長歌俾婦
孺諷之皆易曉了甚盛舉也其意以爲人生莫不願康健願
長壽一家之中父祖子孫兄弟夫婦彼此相愛亦無不願其
如此者須知此願心不待勉強自然生發正是天地間生生
之氣流行不息雖娟飛蠕動之類但有知覺運動者莫不皆
然人能擴而充之視物之生猶己之生則我胸中生氣與天

地間生氣常常接續普遍無間其爲長生也決矣必用本命日放生者欲人臨期猛省發願真切也人生本命每年六期一家骨肉彼此相助集爲一會屆期各出錢若干少則十文數文亦無不可是固輕而易舉而所作功德雖爲眾生贖命實無非爲自己骨肉卽無非爲自己身命也名之曰歡喜功德不信然歟或問以放生求長生果能如願乎曰是不必疑也古有疾病行禱五祀之禮說者謂悔過遷善以祈神佑近世亦盛行一人患病則一家爲之祈神許願或稱保壽往往而驗夫因病而始思遷善是但有其心尙無其事將來之善不善未可知也然而或驗者則以臨病發願心必懇切合家同願力亦倍大天心仁愛固不追咎其既往不逆料其將來

南潯志

卷三十九

碑刻四

三

所謂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理實如是然則放生求生之願果能懇切果能同心則每年六期之願豈不多於臨病一時之願久願已行之善豈不勝於甫願將行之善以此祈天永命又何疑乎因歡喜贊歎而題其後同治十有三年春正月

跋語錢塘吳淦書凡三十行行十八字比功德歌低二字

又跋淤谿距南潯七里俗名藏穀橋余姻家王氏世居是地去歲糾其族眾戚友爲戒殺會作此文以勸世周君芸齋讀而善之將壽之石先草數本徵題於同好諸君子家仲復觀察遂誤以爲周氏作蓋因原草一仍王氏之舊不著撰人故也此文初出傳鈔者頗眾慈谿馮君冰谷尤亟歎賞謂可以爲童蒙讀本有七善焉每句四字字皆常用易識易記一也

首尾止三百六十句句多排比易讀易熟一也平鋪直敘明白如話易於講解三也文雖淺俗而法無弗備逐節逐段意義一線穿成易於理會四也現前指點使人反求諸心尤易感動五也諸戒由粗入細無非檢點此心苟能童時習慣則將來於爲學大段工夫亦易入門六也孟子曰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今勸人食五淨肉則與孟子正合而人亦易從七也馮君又謂世俗多用本命日放生法最簡便易行而可久因屬余弟榆村以俗語演成長歌目之爲歡喜功德似謠似諺似箴似頌詞意彌淺而人人彌深尤便諷誦余皆爲之序跋而梓行之今芸齋旣倩家蒙叔書此文復以歡喜功德歌及余原跋屬諸吳君鞠

南潯志

卷三十九

碑刻四

古

潭並勒貞珉將使覽者或更愛其書法之工賞玩臨摹因以習熟其文義而好生惡殺推己及物之心不自覺其一動焉是則芸齋之權巧方便而亦吾人性地中生生不已之理其本無間於物我者有終不可得而過緘者也世有疑是爲佛氏之教者請於讀之而不覺動念處著眼返勘勿徒口辯同

治十三年夏四月

凡二十一行每行字數不等沈善登自書

重建南潯通判署記

光緒二年正書在東柵通判署頭門右壁凡十五行行三十七字據拓本載文

南潯鎮之設立鹽漕水利湖捕通判署也肇於乾隆八年自郡城移駐南潯以便控制巡哨亦以潯當江浙之衝地近太湖煙火萬家儼然一重鎮也咸豐十年六月粵賊由震澤犯南潯縱火剽掠焚燒一晝夜盡成焦土而衙署亦煨燼矣同治三年四

月大兵克復後官南潯通判者始則甯夏駐防正藍旗佛公齡
阿繼則江蘇葛公康錫湖南黎公錦瀚江西涂公冠皆賃民屋
以理公事十一年江蘇劉公克成來莅任亦僦民屋以爲署是
時南潯經休養數載廣收蠶桑之利民困稍甦百廢漸舉向之
遭兵燹而鞠爲荆榛瓦礫場者今已市廛相接又復造育嬰堂
創書院立義塾衙署獨缺而不備非所以急公而尊上也潯人
惡焉董事者議俟鄉人買絲時抽捐以爲營建費公則以爲取
民財以充公用非爲政之體亦非予恤民之心也事遂寢十三
年冬公適有漕運之役署事者爲江西揭公裕鎔仍假館於民
間衙署之興作未暇計及焉光緒紀元六月公運漕事畢回任
力請於上憲撥善後公欵錢四千六百緡鳩工庀材公親督視

南潯志

卷三十九

碑刻四

七

之經始於元年十月十六日落成於二年正月三十日基址仍
舊規模聿新自轅門正堂暨燕堂內宅共計屋四十八間繚以
牆垣飾以丹雘費有所不足則捐養廉以助之而於民無所取
也公之勤政愛民於此可見一端矣辱承公之命不敢以不文
辭爰直敘其事以爲記

光緒二年歲次丙子夏五月穀旦烏程桂榮撰同邑周昌富書

嚴禁阻葬告示

光緒四年在南柵師善堂門首左壁文不錄

石土地頌

光緒十五年正書八行行二十字在廣惠橋西塊土地祠牆間

廟不在大神降則靈潯南廣惠橋西偏有神祠一所靈爽昭著
香煙頗盛昌富自冬及春病劇甚妻氏往求神方病若失且精
神健逾平時謂非神之默佑能若是乎徧查南潯鎮志缺焉無

攷或曰此卽土地神也然繫在橋側或卽橋神亦未可知但有功德於民則祀之宜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因蒙神之庥爰頌神之德若于神之出處妄加臆述則褻矣

光緒十五年四月里人周昌富敬頌并書

烏程張封公墓碣

光緒二十一年正書凡二十五行行五十四字據拓本載文在東柵馬家港張氏祠壁

賜進士及第前翰林院修撰武英殿協修通州張謇撰書

光緒二十年戶部貴州司郎中張寶善逢國景慶援例加五級請晉贈其父頌賢爲通奉大夫蓋其父已前卒明年具事畧屬內閣中書舍人蔣錫紳請表隧於通州張謇按公家世其先本貫徽州休甯康熙間始遷烏程居南潯鎮曾祖振先祖秀升父維岳繼勤於商維岳生二子公其次也字竹齋生以嘉慶二十

南潯志

卷三十九

碑刻四

六

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卒以光緒十八年正月二十八日春秋七十有六娶同里吳處士鯤長女生子男二寶慶國子監生花翎候選郎中次寶善由附貢生官戶部孫男六鈞衡舉人增熙增澄增鑑增翰增謙曾孫三乃熊乃夔乃燕女六女孫二秀升以公候選布政司理問請贈維岳並以寶善戶部郎中請贈均如例吳淑人先二年卒合葬江蘇震澤縣十九都正字一圖先塋之側公儀度廣穎豐頤聲若洪鐘飲食興止有常節獨居危坐竟日無怠容言行守慈儉踐然諾應事敏而無機心亦詆囑而不觸人之隱凡畧所稱舉廩孤餼嫻藥病樵殮食衣寒餓道路便利人贍族田千七十餘畝敦行不秀皆他富人之所難而浙之人尤喜道公綱紀幹鹽之善瀕海之田斥鹵而不可稻也而

故可鹽其民席菽飯積而舖鰕魚而欲甘食好衣饒室家之心猶是也則私粥不可得而禁強此省之人食彼省之鹽勢力劫斷危戾眾嗜官曰吾如是則利也民曰吾不如是則利也官一而民不止萬人人有惡官之心雖日抵人於罪而其勢不止則私販不可得而禁私粥與私販相需相周而商病而官病焉浙鹽自雍正朝兼總督李衛以松台温十三場地博產王配引之餘輒有盈羨溢漏爲私疏請發帑責場收買所謂帑鹽也於是責玉環同知收洋塘後垵鹽盤之鹽責定海知縣收內港十五澳之鹽責定標中營游擊收內洋二十二澳之鹽責提標中營守備定海縣丞收岱山秀山長塗之鹽責蒲門巡檢收舩艚責崇明知縣收縣境場竈之鹽令引商帑商依則納課分運售賣

南潯志

卷三十九

碑刻四

七

於諸商輕課減價以陰敵緣江並海之私於是商利益滋官課以充而公之家亦日豐大要其張弛大抵本於李衛夫鹽法始於齊盛言於漢而其事非聖王之太公人情所不順後世賢人君子亦嘗思有以決而通之而事固不便於計臣今天下就場徵稅獨行於滇中或以爲是不可試於額大課重之地則以是爲國家大業制四夷養兵足用之本不可易也願行之或亦衰茶論者又不咎法而咎無人不咎法而咎無人信矣雖然李衛非儒者公亦非有大官要人之權也遭際盛明則足以奮其志而席陶朱猗頓之富亦足以自盡其才士庸有賢不肖遇不遇耶世之進退人者乃齋咨累欵徒無人之憂白圭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尙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

南潯志

卷三十九

碑刻四

六

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強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由是以觀業無本末凡能爭時鬪智息其貨比一都之君者皆過人之才非苟而已如公者雖曰得勢益彰要可謂當世千里之中素封之雄矣今天下又多言西法西人之於鹽也徵稅產所均遠近無二價此豈非賢人君子之所樂聞而彼顧能行何故因表公墓並綴而紀之以告中國談鹽法者

南潯周氏祠堂碑記

光緒二十五年正月書凡十五行行三十二字在東柵馬家港周氏祠壁據拓本載文

伊古逮今世家名族以尊祖敬宗之誠廣裕後合類之禮則有家祠久而子姓蕃四民之業經營四出於是宦遊服賈流寓亦長子孫遂著籍焉追思先緒無枝非本乃奉始遷祖締造支祠四方之震見聞壽紀載所在皆有家禮之大者也南潯周氏先

世家餘姚有宗祠建水閣村以合厥族姓康乂久矣枝族有聖能府君績學未仕治商出遊則家於湖州之南潯克昌厥後子孫日繁三世而後益興曾孫昌熾家守儒風服賈蔚然所謂學有本乃有末爰以至性倡率諸昆經營家祠必儉必固文質相宣崇祀始遷祖禮制必謹夫商必有學不待取質於外人觀寒燠以順時變則有天學審風土以識去就則有地學訪好樂以通輿情則有人學三才之大六經之菁英寓之周氏商業既世一一本於儒術非逐末鬼瑣者流夫是以家祠肇興已有儒生起家科舉源遠斯流長行見周氏賢孫子春秋瞻拜念念本根父兄子弟相勸勉以孝友睦婣外內交束以禮獻屬耳家風已撰再世家傳並及閨賢以張之今將勒石祠宇乞爲紀實之文

南潯志

卷三十九

碑刻四

九

不佞旣望周族之昌日進而未艾亦願本末之地觀感者有所興起焉爾光緒二十五年龍集己亥秋七月仁和譚獻撰會稽陶濬宣書并篆額

重建慈蔭寺碑記

光緒二十七年正書上有名垂不朽篆額四字凡十二行行四十字在東柵慈蔭庵內據

拓本
載文

粵稽盛唐貞觀初年有玄奘法師者佛門之領袖也周游西宇十有七年窮歷道邦詢求正學凡得聖教要文六百五十七部譯布中夏宣揚寶笈於是釋教盛行奉是教者古稱開士又曰德士今之人通謂之和尙我中國二十三行省其間廟宇多矣叢林盛矣所謂和尙者若不長齋禮佛苦志修行未免有負開士德士之稱耶衲俗籍烏程世居潯水夙慕普陀名山僻在海

隅中多高僧不避危險立志朝山誠求披剃願受法戒因念故鄉慈蔭寺咸豐間毀於粵逆先有天台僧了塵與虞公紫珊徐公玉麟陳唐氏募創觀音殿並建後樓繼有張紳寶善之龐淑人法名本靜重造財神殿洵檀越中無量功德然餘地尙多舊規未復衲因之沿門托鉢踏遍吳楚得遇盛大善士慨襄善舉樂建寺西殿宇四進蒙善女洪戈氏法名妙芳薛君芝卿張李氏贊襄落成以作普陀下院復荷王洪氏興築駁岸礮埠河干石路從此永瞻廟貌藉繼香烟恪守清規奉傳師派謹誌緣起以垂不朽

光緒二十七年歲次辛丑春三月 上虞謝品撰并書

住持衲長慶敬立

南潯志

卷三十九

碑刻四

三

聞濤橋土地祠碑記

光緒二十九年正書在祠側未拓據鈔本載文

聞濤橋舊供土地石像祠燬於兵像亦失所亂平里人另塑二像祀之由一而兩殆仿嘉應廟遺意今春浚河舊像忽得於水中色相依然眾咸驚詫急迎歸虔奉於祠與後塑之像而成三顧不獨香火因緣顯晦有定而三爲眾象眾庶之兆由是卜焉光緒二十九年癸卯四月穀旦里人敬勒

溫鼎撰文

南潯通府孫公浚河記

光緒二十九年正書在東柵通判署前凡十五行行三十字據鈔本載文

甲午之役中東款議旣成增開七口蘇杭屬焉自日商創大東公司於海上內河輪局星羅棋布日使者牒於大府分飭郡縣就地籌款疏濬運河以利航輪邑侯李公兩至南潯宣大府意

通府孫公矍然曰曩者江南黃浦淤淺西人以不利輪行也環請浚之當事坐以因循卒致大權旁落今日人此舉夫亦藉以飶取乎水利是余之職地方自治何敢以不敏辭遂與在鎮諸鉅紳謀始諄諄勸通力合作諸紳感焉議遂定於正月四日興工閱四十日工竣計長三百七十六丈三尺濶三丈至五丈中深三尺五寸有奇統計挑土四千九十九方零費制錢四千餘緡工既成鎮人謀所以惠公思紀其事以勒於石論者曰方今國勢積弱內地華夷雜處交涉之案大都太阿倒持得寸則寸得尺則尺求其不激不隨握自主之權無俾外人干預卽在方面鉅公且難其選況以府佐閒曹幾何能具此識力哉爰述大概以綴於編後之官斯土者庶得所厲目焉至於公平日善政

南潯志

卷三十九

碑刻四

三

如火政團防平糶積穀諸大端暨監督河工必躬必親尤爲勛勞懋著鎮之人耳濡目染早已載道口碑茲不具贅

光緒癸卯秋月闔鎮紳耆敬紀

吳郡唐仁齋鐫

龐雲鎔墓表

宣統元年正書凡十九行行四十三字據拓本載文額篆書碑在鎮南棟樹橋墓上

清贈光祿大夫龐公墓表

前督辦廣西邊防候補四品京堂閩縣鄭孝胥撰并書

公諱雲鎔字芸皋世居烏程縣之南潯鎮幼讀書警悟異常童年十五習絲業精究利病父聽泉公游幕湘中公奉母黃太夫人以居母卒哀毀骨立服除聽泉公爲公授室出篋中金二百使營生計咸豐十一年粵寇自蘇州犯湖州陷南潯公從聽泉公避之上海數月聽泉公歿公持喪不出鎮中張氏蔣氏初與

公合資設絲肆絲大售眾忌其能析資以困之公遂獨操舊業
視市盈虛與爲進退獲利倍蓰數年舍去挾資歸里買田宅設
典肆亂後族人所居盡燬公葺而完之更闢宗祠置祀產具祭
器復建義莊蔚然爲望族南潯俗好溺女公倡立育嬰堂輸巨
資躬爲董事全活無算又立湖郡棲流所修南潯鎮市橋梁及
杭州下河塘堤拱宸橋工直隸河南災公籌振款數累鉅萬大
府奏聞傳旨嘉獎並准建坊給予樂善好施字樣晚遊蘇州見
清節堂規制而善之立倣行於湖州未竟而疾革以命諸子乃
卒年五十七歲夫人劉氏江蘇震澤處士方舟公之次女歸公
時年甫二十姑已前歿祖翁在堂夫人以新婦主家事上下無
間言公行善事常如不及夫人尤力贊之公歿長齋誦佛經率

南潯志

卷三十九

碑刻四

三

子婦課蠶織以儉素自約老而彌篤卒年六十九子三人長景
麟幼殤次元濟廩貢生恩賞舉人特賞正一品封典候補四品
京堂三元徵附貢生分部郎中女七人孫五人慶壽辛桂蔭棠
俱殤秉權惟錫方幼讀光緒三十一年三月十二日合葬於南
潯鎮南移風鄉棟樹橋公廣額重領雄傑有智畧每沈思輒以
手掩其鬢任俠好義出於天性雖居鄉里而所營旣廣用人甚
眾率令日發一書因以鉤稽勤惰情僞悉得無敢欺者庚申以
來洋商絲市甚盛眾商貪利爭趨之公謂國貨不能自售而權
操於外人此危道也逐利不止一敗將不可振卽棄去未幾絲
貨壅滯洋商抑之皆大折閱破產傾家者相望而公獨以見幾
不敗元濟收藏唐宋以來及國朝名人書畫甚富士大夫皆樂

與遊予既習聞公之行事乃序次之以訊來者

宣統元年冬十二月

梁溪吳榮刻

適園記

宣統元年正書凡三石共四十六行行八字

南林張氏園臨鷓鴣之溪周二十餘畝其勝處爲二池館宇高下與池向背有堂曰淨碧有榭曰曜霞有館曰酣春有亭曰宿影有軒曰觀稼雜植海棠篁桂之屬蔽虧其間惟荷與菊尤盛爲夏秋花事之最而六宜閣者則張子石銘藏書之所也園成於光緒三十三年歲在丁未張子取季鷹適志之語名之曰適園史稱季鷹謂顧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遂辭齊王問之辟人皆謂之見機吾以爲哲人之處世恒托於縱適一時之舉以避當世之汙蓋自度其志不適於世

南溇志

卷三十九

碑刻四

三

則毋寧取適於己猶爲皎然而不誣也往者余在漢口嘗賦盟鷗榭詩反宋儒玩物喪志之語謂喪志者更是一適張文襄公歎賞其語因戒之曰興到之作未可爲訓然則喪志之適與適志之適其爲同爲異殆不足爲流俗道矣余聞石銘多蓄名賢書畫秘籍善本且喜校勘精刊以行於世昔邢子才見人校書乃以思誤書爲一適則適園之所謂適者安知不又同於邢氏耶宣統元年十月閩縣鄭孝胥記

禁勒索屍場開銷告示

宣統二年在南柵師善堂門首右壁文不錄

平陽縣教諭周慶森墓志銘

宣統三年正書文二十一行行十二字據拓本載文額篆書碑在

馬家港周

氏祠堂

清故温州平陽縣教諭吳興周公墓誌銘

年寅弟餘姚朱中樹撰文

年世姪錢塘張蔭椿書丹

公姓周氏諱慶森字蓉史湖州烏程人曾祖諱恒隱德不仕祖諱良苗好施與稱於鄉里考諱昌大母董氏以勤儉興家有子三公其次也幼而聰穎嶷然如成人爲文辭操筆立就輒不起草年十七名於庠累試不得第家又中落乃棄舉業而貿遷躬爲簿錄綜覈雖精而業仍不振鬱居無聊遂援例以校官用年四十餘始授温州平陽縣學篆激拔英秀多所造就暇則以山水自娛澹如也居官四年乞假歸里有公益事度力所及無不與時望歸之著有敝帚集詩文如千卷未及梓行而公遽歿矣時宣統辛亥二月朔日也春秋五十有一初以平陽教諭加中

南潯志

卷三十九

碑刻四

三

書銜後以姪延祜官贈奉直大夫配邱氏稱賢能早卒繼室邢氏有懿行子二長延年開敏博學早擅文譽次延弼公卒後九日乃生女四長殤次適邱三適梅四字桂延年等將以某月日葬公於某原奉狀請爲誌墓之文余辭不獲次其狀係之銘銘曰

獨善君子惟德是崇慥慥其貌鞞鞞其躬多士式範怡如春融積善有徵用基而鴻茗水之東佳城所宮豐碑兀岸長松青蔥千秋此藏永懷高風

陽湖薛念椿刻石

咸安橋記

里人張鈞衡記南豐趙世駿書宣統二年八月刻石石長四尺闊二尺共十七行行三十三字碑在橋側

距南潯鎮西北十里許近菰塘北塘間有河焉南北橫貫沿河而居者村落以十數河之北口有橋曰河泥載在邑乘由來舊

矣宣統初橋圯村父老謀新之奔走勸募歛終弗集會村人有備於余家者間爲先室徐夫人道其事夫人慨然曰甚矣人之不知務也夫橋所以便交通非若塔寺庵觀之建寘其興廢無與於人事者比也今僧尼募化人輒百方以應其求而於關係重要之橋梁則任其傾圯莫之或顧崇虛而昧實甚矣其不知務也爰請於予將罄儲畜斥簪珥以營之予聽其言亟贊成焉翌日召村之首事者至詢所需則以千二百金對夫人告之曰若嗣今無屑屑佗募橋工雖鉅予獨任之可也皆大喜而去於是鳩工伐石經之營之址仍其舊而工堅於初平石三嶺高亦視昔有加經始於宣統二年八月翌年十月工竣乃橋成而夫人已前卒村人感嘆謂斯橋微夫人之力無繇成擬易以夫人

南溇志

卷三十九

碑刻四

三

之名以示弗諼余固辭遂定今名卽所稱咸安橋也夫先王之政徒杠輿梁歲有常經爲上者旣設官以專理之故其民亦皆能急公好義趨事赴功不勞督勸自王迹息而人心日卽於苟且以爲事關公眾無庸一人爲之汲汲焉遂相率觀望而不知人與已卒交蒙其害人誠公其心以處世歲節其無謂之費而費之於此將見靡川不梁尙何徒涉之爲病哉予旣幸斯橋之成又傷夫世之廢而不舉有類斯橋之初無人焉肯力任其難者蓋不知凡幾也然則余於夫人之逝能弗彌致其悲悼也乎爰記之以諭世之談公益者

南溇志卷三十九終